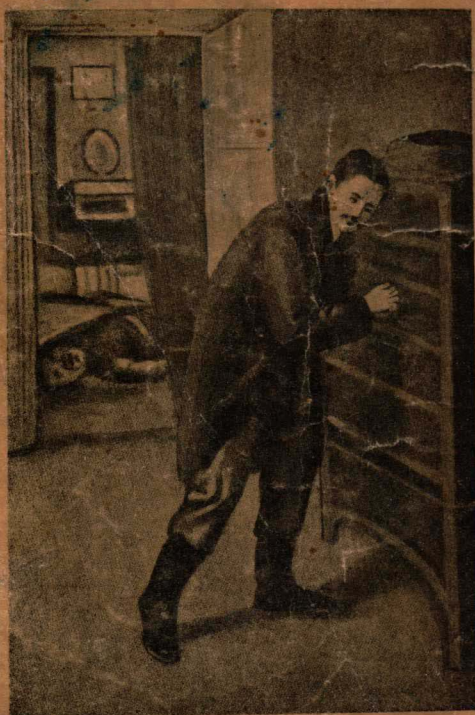


著名學文界世

罪與罰

著基斯夫亦妥思杜

譯焜炳汪



罪 與 罰

Crime and Punishment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三版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定 價	五 元
原 著 者	F. Dostoevsky
譯 述 者	汪 炳 琨
發 行 者	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
發 行 所	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四百號
經 售 處	全 國 各 大 書 局

本書編號：109

小引

俄國的杜思退益夫斯基，屠格涅夫，和托爾斯泰，這三大文豪，我們可以說不僅是俄國的，也能說是世界的。杜思退益夫斯基是一個外科醫生的兒子，於一八二一年生於莫斯科。他從少年時代起，因為突然的刺激，神經受傷，致有癱病，時息時發。他因為常和俄國的農奴貧民接觸，引起了深切的人道主義。同時對於那時流行俄國知識階級中間的社會主義，也發生濃厚興趣，甚至於組織會社，討論研究。更以做實地工作之故，不久即被政府逮捕，判決死刑；已於十二月冰雪滿地時，綁赴刑場，正將鎗斃之時，忽又蒙沙皇特赦，改派到西比利亞去充軍。杜氏在西比利亞住了六年，天天對着冰天雪地冥想，運用恐懼的心理，作為小說材料，於一八五九年，他才被赦回來，因為生活窮困，便以賣文為生。死於一八八一年。

罪與罰是杜氏的代表作，牠的譯本幾滿佈全世界。裏面寫一個殺人的兇手，並不是因妒忌、報仇、謀財而殺人；卻出於悲憤而殺人。後來經過種種的恐怖心理，那個兇手終於自首，沒有貽害他人。在本書裏面充滿着濃厚的人道的色彩，恐怖的心理，和高超的思想。他是代一班被人不齒的，被損害，被侮辱的人說話。杜氏更發現，這班人的行為雖極醜陋，而他們的靈魂卻是純潔的，故他的小說，在字裏行間都蘊藏偉大的愛的精神，有人批評杜氏和托爾斯泰，殊途同歸，無異左右手，做了俄國革命的前驅，這是很確當的。

卷一

第一章

是在七月開始的一個酷熱的晚上，有一個住在S城的青年，從他的寓所樓上出來，懶洋洋地一直向着康橋踱去，看去似有所思般的。

當他在下樓時很敏捷地避開了老板娘的視線。他所住的房間是在一座高聳着的五層樓的房子的屋頂底下，這間房倒很像一隻飲食櫥呢。那每天供給他膳宿和服侍的老板娘是住在下一層樓的，他每次出去時，必須經過她的廚房，廚房的門總是開着的。他每次經過這兒就要發生一種不快的，怕懼的情緒，使他皺着額似覺有點靦然的樣子。爲的他欠老板娘的房金無法償付，委實有點怕看見她呢。

這倒不完全是因爲他的自卑和下賤的緣故。在以前有時，他於某種情形之下用力過度了些，似乎有點變成憂愁病。他不僅怕看見他的老板娘，就是朋友以及無論誰他都怕會見。顯然他是給窮困所扼壓着，但是最近關於他自己職業的重擔已經不再關心，他對於社會上重要的事情也很漠然；他一切想幹的願望早經消滅無餘了。不論什麼，甚至老板娘會作出來的，對於他都不會有一點真實的畏懼。只是在下樓時在樓梯上，勉強去聽受她的猥瑣的，無關緊要的閒話，以及討索房錢的滯滯以及威迫和怨言等等，他實在無法去應付，求恕，來說謊——不在這情形下，他寧可像一隻貓般地跳下樓梯，溜跑了出去。

可是這天晚上，他走出街坊時，他卻敏銳地感到十分恐懼。

「我想去試驗如同那一類的事情而給這些小事情所牽制了，」他邊想着邊帶着一副奇異的笑臉。「唔……不錯，一切全在一個人的掌握中，他卻給這一切因懦弱而喪失了。這是句名言。須知世人所最怕的是些什麼，這是一樁有趣的事。凡

是新奇的言動，都是世人所最忌憚的。……但我因爲只會不停的說，因此我一點事兒都不曾幹。也許我什麼都不能幹，所以我才不住的喃喃吧。前一月內，在我的窠內躺了幾天地想着這事……殺巨人的那個傑克。我爲什麼如今要向那邊去？那椿事我能做嗎？事情重要嗎？一點也不。這真是和自己開玩笑的一個念頭，不錯，就是一個打趣也難說哩。」

街道上格外的熱，既沒有一點風，又極其爲難，那些粉屑灰塵，棚架瓦塊，老是環繞着他，加上那佩德堡的臭氣薰蒸，在炎熱的夏天，都市中人，關於這種臭氣，都是很受慣了的——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使這個已經疲倦極了的青年的神經上加倍地受着苦痛。那些小酒店在這邊星羅棋布着，各處蒸發出來的難耐的臭氣，以及他時刻碰見的醉漢（雖然這是個作工口）這幅使人們難耐的酸苦的圖畫便作成了。這個青年瞬間便在和善的額面上深深地露出一種厭煩的神色。於此附帶地說明一句，這位青年生的十分俊秀，他高過一般人的平均高度，風格既挺拔，骨肉也停勻，並有着美麗的漆黑的鬚子和烏黝的棕黃色的美髮呢！他漸漸地走進了沈思的境界，確切的講，他已神游物外了；他雖是踱着慢步，可是對於旁邊的東西無意賞觀，而且也沒有去觀察的必要。他有時會不知不覺地自語着，同方才所講的那些白白的一類的言語。這時，他就感覺到他的理想時常矛盾極了，他身體瘦弱得很，而且有幾天他還挨着饑餓呢！

衣服嗎，不用說是很襤褸的了，套上他那樣的壞衣在街道上走，誰都要臉紅的。但在這城市的那一區域，任你怎樣簡陋的衣服穿在身上，誰也不會覺得有什麼。大概是和柴草市集接近吧，有些三不四的賣買，和狡猾的市僧以及工人們，往往在佩德堡中心的街頭巷尾團團的集合着，形形色色，各類奇怪的人物全有，你看了准會覺得愕然的。在這青年的內心卻有着如此層層的侮辱和苦趣，年青的穿得怎樣漂亮的天性，他毫不介意，自然在街道上，更不屑注意自己的壞衣了。有時碰見了稔友或老同學——是的，他不論何時，都不情願碰見他們的——的辰光，就未免有點那個了，不過有時一個酒鬼，無意識地正坐着蓬車由一匹拖貨車的馬拖到各處，當他一路趕車前去時，會突然對他叫喊着：「喻，朋友，德國帽賊！」竭力叫喊並遙指着他——這個青年木木然地站着，抖擻地握牢了自己的帽子。這是從寒麥爾地方買得來的高圓帽，可是已陳舊不堪，而且污濁，褪色，抽歪，簡直不像一頂帽子。但他倒並不覺得是羞恥，不過是給另一種和害怕相類的情緒所抓牢而已。

「是的，」他在昏亂中自語着，「我早曉得它是不堪入目的了！這這樣微末的東西，賤賤不足道的小物事，是可以損壞

整個的策略的呀，我的呢帽使人太注目了……它真是一樁可惱可笑的……穿了壞的衣服自然應該搭着一只小帽，不管怎樣陳舊的小帽，只要不是這個怪物。誰要是戴這種帽子，誰便遠遠給人發見了，使人牢牢的記住……原因就在這兒，人家牢記着，就給他們一些記號了。做這種事情的人該努力地減少旁人的注視……這種小地方，倒是有關大局的。唔，事情雖如此不值得計較，可常會毀壞了一切的事情哩……」

他不必走許多路，心裏也就明白他離開住的房子門口有多遠：七百三十步可不差點兒，有一回他在夢境中已經數得很正確了。他關於這些夢境並不怎麼加以相信，完全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，玩弄自己罷了。如今過了一個月後，他對它們便有點不同，他在自言自語中雖常譏諷着自己的懦弱和寡斷，可總不敢捨棄這個『可怖的』夢境中所想試驗的一種事件。這在他自己固然毫無感覺。如今他企圖着去實驗他的策略，跬步之間他的神經就格外的興奮。

他懷着一顆沉鬱的心和一種神經的顫動，走近了一座廣大的房子，一邊朝着運河，一邊是對着街坊。它是租賃給各種勞動者的——裁縫，打小鐵匠，廚役，德國人，以及自食其力的婦女和膳寫員等。這所房子內中的兩個庭院和二扇大門，平時總是不斷地有人往來的，可是這位青年悄悄走過右邊的門，而走上樓，很幸運的一個也碰不見呢！那條後樓梯，陰暗而且狹窄，但他卻知道如何走法，似是一條熟道了。他喜歡這樣的情景，因在如此幽黯底下可不必提心吊膽的害怕着什麼。

「假使我如今受了驚嚇，果真的成爲事實，那末，我正要去實行的當兒將如何辦呢？」他走到四層樓時不覺自言自語着。他正想進行時給幾個忙於搬運家具的閩人礙着了。他明白這層樓是一個衙門裏幹公事的德國書記和他的家眷住的。而這時那個德國人正在搬家哩，因此這四層樓除了那老嫗別無他人了。『總之，這是一樁美事呢！』他邊想着，邊擦老嫗樓房的門鈴，接着發出一陣細澀的鈴聲，好似錫做的聲音。這小巧的樓房裏多裝着那樣的門鈴的。他忘了那鈴兒，不過牠的特別的鈴聲卻使他想起了什麼事情似的，並且將這事情明晰地呈現着了……現在他嚇了，他的神經分外地緊張。霎刻間那門漏了一絲門隙，老嫗並沒有仔細地由門隙窺察她的客人，除掉黑暗中閃出她的小眼珠外，什麼也沒有。但她瞧見了，在樓梯頭有好多人，便大着膽，把門開了。這青年便退到黑暗的進口處，這是山廚房打開過來的。老嫗只是朝着他這邊看，似在察看着他。她是個年已花甲，瘦削的，乾枯如柴的老嫗，眼睛銳利而兇狠，帶着一個尖削的扁鼻頭。她的無光的，皸白的頭髮

搨上了一層油，並沒有包着什麼。穿着一襲細長的，活似雞皮一樣的打着結的一種呢絨，她似不覺得熱，在肩膀上披着一條帶黃色而醜陋的披肩。她時時咯咳着，呻吟着。這時那懷疑的閃光又在她的眼中射出，我想那青年定帶着一種異樣的表情瞧她呢。

「拉斯科納夫，是一個大學生，前一個月我曾來過這兒呢。」他俯屈着腰，表示謙敬地輕說着。

「我知道的十分明白，你到過這邊，先生。」老嫗毫不隱秘地答着，仍舊把她的眼睛灼灼地看住他的臉部。

「此刻……我是爲着那事第二次的跑來了。」拉斯科納夫又說道，他對於老嫗的懷疑似乎感覺昏惑了。「也許她常是那個樣兒的，不過平時我沒有仔細留心呢！」他狐疑不定的忖着。

那老嫗站着，若有所思般的，立刻向一邊走去，一邊指着房門口，讓客人在前面走去，她說着：

「進去吧，先生。」

青年走進了房間，其時黃昏的太陽光溜進屋內，牆壁上糊的黃色壁紙，分外的發亮，窗上布置着風尾草和紗織的窗帘。「太陽在那時不也是像如此照耀着吧！」這偶然思想從拉斯科納夫的心胸滑過，他東張西瞧的觀察房中的一切陳設和位置。房中並無長物。一切用具都很陳舊，且是黃藥製的，只有一條碩大的木靠背的沙發，一張橢圓的檯桌放在前面，兩窗戶中間擺列着一張有鏡子的梳妝檯，也有幾條椅子依着牆壁放着，幾張不值什麼的帶黃色的圖畫，上面畫的是日耳曼姑娘手上提着鳥兒的畫。此外，在牆角有一盞放在一個小聖母像前點着的長明燈。一切簡單而雅潔；地坪用具也擦得很亮，一切都在閃閃發着光彩。

「想必是利塞惠泰收拾的吧。」他想着。在這兒一點看不出醜陋呢！

「只有潑辣的老寡婦們的房子中能够如此的雅潔吧。」拉斯科納夫想着。他又把好奇的眼光投進那另一小房的門簾上，在那間小房中放着老嫗的臥牀和有抽斗的桌櫃，以前他未曾向那邊看過。這兩房間是相聯的。

「你有什麼事體呀？」老嫗走到房內厲聲問着，和以前一樣地站在他前面，瞧着他的臉孔。

「我有點物事拿到這兒來典當呢。」他從衣袋裏取出一個古老的平滑的銀錶，錶的下面雕着一個小圓球；鍊條是鋼

製的。

「你上回的當物已到期了。上月滿期的。」

「我會付你另外一個月的利金的，稍過幾天吧！」

「先生，你要知道我是會隨便去做的，過幾天也許將你的東西估售啦！」

「這隻表你願給我什麼價值呢，阿里拿伊夫諾老太太？」

「你把這種壞東西拿來，能值些什麼，那回你的戒指我付你兩個盧布已很吃虧，人家一個半盧布就可以在珠寶店裏買得一個好的了。」

「請給我四個盧布好吧，我要贖的，這只錶是我父親留給我的。不久我會弄到一點錢呢。」

「一個半盧布，你假使可以，而且利息要先付。」

「一個半盧布嗎？青年不覺喊了聲。」

「還給你吧！」——老嫗將錶還給他。他異常懊憤的接着，立刻想要出去，可是他又壓制着自己，因他想到並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脫手的，而且他還有另外的一個目的呀！

「給我吧。」他憤憤地說着。

於是老嫗在衣袋裏摸摸鎖匙，翩然地離開房間，門簾啓處瞬已不見了。他孤零的留在房中呆着，靜悄悄地思索着。這時靜得能够聽見她在裏面開那有抽斗的大櫃的聲音呢。

「想是個抽斗。」他想着。『是的，她把鎖匙放在右首一個衣袋中。連在鐵鏈上的。……其中有一個鎖匙，比其他的大三倍，深陷的凹齒，那不會是開抽斗的大櫃的鎖匙吧！……我想必定另外有大櫃或保險箱吧！……這倒可以詳加推究呢。保險箱往往用那類的鎖匙的……然而她太侮藐人了！』

老嫗重又進來了。

「如此吧，先生：一個盧布每月需十個戈璧的利息，那我須先從一個半盧布中扣下這個月的十五個戈璧。我以前曾借

給你兩個盧布，現在一同結算，你該我二十個戈壁。合計是三十五個戈壁。那末你這只錶我只能給你一個盧布零十五個戈壁了，這些拿去罷！」

「什麼話！如今只有一個盧布零十五個戈壁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青年不再與她辯論，只得忍氣吞聲拿了錢。看了看她不慌不忙地走出，似乎尚有什麼事情待幹般的，他自己也茫然了。過幾天我也許拿別種東西給你，阿里拿伊夫諾太太——一種銀製的價值的事物——一只煙匣，我由朋友處拿來就送過來……」替亂中他又戛然而止了。

「那將來再說吧，先生。」

「再見——你常是孤零地一人在這兒嗎，你的令妹不和你一起住麼？」他走到走廊上的時候，突然地問着她。

「我妹和你有什麼干係呢，先生？」

「噢，沒有什麼的，我不過順便問問，你太過慮了……再見，阿里拿伊夫諾太太。」

拉斯科納夫茫然若有所失的走了出來。當他下樓時，手足竟不知所措，甚至木然地發呆了好幾次，彷彿受什麼念頭刺傷了般的。他走到街道上時，他不禁喊着：「喂，老天呀，這是怎麼地難堪！我難道真的會……不是，決不胡說！」他剛憤地接連說着：「那樣殘酷的事兒怎麼會跑到我的腦筋來？我心內能容下這樣醜惡的事物。不錯，整整的一月我全在……超出一切地污穢，狼狽，可恨，可惱……」他的替亂的情緒是無法表顯的了。在他到老嫗那邊去的辰光，心裏就感到重重的壓迫和痛苦，以及劇烈的憎厭的情感。有時造成如此固定的方式，他自己也不曉得怎樣去避免他的苦難呀。他東歪西倒地沿着側道走去，走到了第二條街道時，他才恢復了固有的意識。擡頭一瞧，自己已在一家酒店門口了，走進這酒店有踏步，從旁路走到了最下室。這時恰有兩個酒鬼從裏面出來，一路嬉着扶着，走上踏步了。拉斯科納夫不假思索，立刻便從踏步走去。他以前從未進過酒店，不過如今他感覺頭昏，且給一種熾熱的欲望所糾纏。他覺得自己的神思恍惚，是饑餓的關係，他渴望着來這麼幾杯冷啤酒，他在污穢而黑暗的一角裏找到了油膩的小桌邊坐下，喝了幾杯啤酒，他方才覺得舒快許多，他的頭腦

也清楚得多了。

『一切的事情都沒有意義呀！』他興奮地說着，『沒什麼可惱的事兒！只是身體的偶爾紊亂。一杯啤酒，幾塊麪包——立刻便可恢復原狀，心神自然清明，意志自然安穩，這點芥子大的事，又怎值得擾亂我的心呢！』

他不問旁人怎麼的鄙夷議論，目前在精神方面是很舒暢的，似乎脫下了千斤重擔了。他溫和地向四面瞧着屋內的人們。其時，他又覺着前面有一個曖昧的朕兆，方才這快活的心緒，不免是有點變態呢。

酒店裏這時顧客很少。除了他在階階上看見的兩個醉漢外，還有一夥人，其中五六個男人，以及一個提着手琴的姑娘，也就在那時離座了。因此，這屋內更加顯出靜寂而空虛。此刻留在酒店裏，只有一個像是工匠，半醉的了，對着一瓶酒發呆，一位是他的同道，高個兒的軀幹，雪白的鬚鬚，套上一件短襖。他已十分醉了，躺在長椅上酣睡着，可是他在睡夢中，好幾次彈着手指，雙腿箕踞，上部身體常常抽動，而且他並唱着那些低絃趣味的俚歌，如下面一類的：

『他的妻他愛上了累月窮年，

他的妻他——他愛上了——累月窮年。』

有時突然又變換了：

『隨着衆人行列向前進，

他會遇見他的知己人。』

他的快樂就沒有人敢去擾亂。他的同道，無聲息地只是懷着一些癡視和懷疑，朝着他那邊睜眼。這時酒店中還有一個人物，看去彷彿是一個失業的衙門書記。他孤零坐着，時時喝着瓶中的酒，冷眼地在瞧旁邊的一切人。他看去也像有點鬱鬱的樣子。

第二章

拉斯科納夫是離羣獨處的一個人，他關於這個傾向，近來似乎更顯明了。不過日來他的內心忽然渴望着有一種需和

人家共營生活的企圖。似乎是一種新的種子在他的內心埋下了，他覺得對於友伴有結交的必要。整整地一月爲了不中意和憂愁的交迫，他是異常地頹唐了，他想着休息，希望有一短時間的興奮，不論怎樣的處境，四週的環繞的污穢，他願逍遙地耽留在酒店中。

酒店的老板在另外一間房中，他卻時常要到客廳來走走的，他的漂亮的塗油的皮靴，繫着赭色的倒垂的靴統，這在他身體各分是很觸目的東西。他披上了常禮服，並套上一件非常油膩的黑背襖，也沒領帶的，他臉部看去像揩了一層油似的。掌櫃旁有幾個年輕的小招待侍候着客人的呼應。櫃臺上安放着許多切碎的醬瓜，幾塊黑麵包，幾碟氣味難聞的小魚塊，旁邊的酒精的氣息又很濃重，所以在這樣環境中坐上五分鐘，簡直悶得難耐，早可以使人醺醺然了。

這兒在未和那些客人打招呼之前，第一樁我們便可以看見許多陌生同志的不期而遇。離拉斯科納夫坐位很近的，就是那像是失業的書記，他在拉斯科納夫的心目中就是這樣的印象。這青年時回憶着這個印象，並且目爲一種預徵。他時常看看書記，無疑的是因爲後者常是注意着他，並且有和他攀談的意思。對於店內任何人們，連酒店老板也是，這位書記似乎和他們太熟稔的緣故，他對他們似有不屑與交而露出一種傲慢的輕侮模樣，顯然因爲他比他們的身價和知識上都高了一些，同他們談話簡直對他無益。他大約已經過了五十歲的人，頭髮稀疏而斑白了，中等的身材，長的很壯健。他的臉頰因好酒的緣故時常發腫，發出黃而帶青的顏色，眼皮腫着，銳敏的紅着的兩眼，從細眼縫中射出光輝，在這裏面藏有一種奇怪的火焰，彷彿是濃厚的情感——甚且還藏有思想和智慧，但是另外卻還有着一些像狂人的光采。他穿的是一件襤褸得不堪的黑外衣，只有一個鈕扣是存在的，就是他所扣的那一個，皺疊的襯衣前面，染着些斑點，由他的帆布背心的凸出而更可看得清楚。他同別的書記一樣，沒有一點鬚鬚，但顯然好久沒刮臉了，他的下頰看去活像一把黑色的刷帚。他有可欽敬之處，在舉止上也酷似一個官員。他常亂搔着頭皮，有時把頭伏在兩手掌中，垂頭喪氣地把不大清潔的肘臂擱在油膩的桌邊。他注視着拉斯科納夫，最後高聲說着：

「先生，你能和我作一度談話麼？你的外貌雖不怎麼可敬，但我看你是個受教育過的人，不類喝悶酒的，在我腦筋清楚時，我是重視教育的一個人，而且我也是一個有官職的名譽顧問哩。我名叫馬耳朵夫，請教先生，你在那兒得意呢？」

「不，我在念書哩。」青年答着。他覺得面前這位談論家，如此開門見山地和他攀話，着實有點驚奇。雖然他方才正感着求友的冀望，但當真的有人來和他談話時，他又立刻感到怎樣親昵他的陌生人，會習慣地發生一種討厭卑夷的情狀的。那是一個讀書人了，也許從前是一個學生吧？書記高聲地問着：「這正給我猜着了！我是個善觀面色具有經驗的人呢！哈哈！」他手指着自己的前額：「你是個學生，在文化機關……請你原諒……」他說完站起來，顫抖的，舉起酒壺和玻璃杯，在青年旁邊一骨碌坐下了。顯然他已醉了。但說話並不艱澀，只不過有時前後不對的拖長着字句罷了。他那麼饜饕地包圍着拉斯科納夫，似乎他幾個月沒有和人家說過話般的。

「先生！」他謙恭地說道，「貧非罪，這是一句至理名言。可是貪酒也不是一樁美德呢。然而求乞，先生，求乞倒是罪呢！貧困中，你仍可以保持着你永久高尚的靈魂，但求乞時——不行——沒一個好的。凡是求乞者並不是給人用棍杖驅出人類的社會，乃是給人們的掃帚掃出去的，如此地受人侮辱到極頂，這是該當的，因為在求乞時，自己願意去受侮辱呀。因此我到小酒店來了，先生，在一個月前，拉比綏夫先生他打我的妻，我絕不介意，因我的妻和我是二件事呀！你懂了嗎？請原諒我別無目的的好奇心，恕我問你一句：你從前在尼爾河上的草船上宿過夜沒有？」

「不，我沒有宿過夜。」拉斯科納夫答着：「你問這話是什麼意思呢？」

「我剛從一隻草船上來呢，我宿在那兒這是第五夜了……」他把酒杯篩得滿滿，然後一口氣喝完，柴草在他的頭髮衣服上，的確還黏着一點。大概他在前五天內並沒解衣也沒洗臉過。他兩隻黑指甲的手十分污穢而且紅腫。

他的講話雖無精彩卻喚起了全店的注意。櫃臺旁的那兩個招待也笑了。酒店老板，為要聽這「滑稽的腳色」的談話，也就在他附近地方坐了，打着幾個呵欠，卻是莊重的。這更顯得馬耳朶夫在這邊是個老顧客，他因為常常由於和酒店裏各種陌生人的談話，學得了談空說有的壞習慣。這是許多酒鬼當然的習性，尤其在那些被家中的妻子管得非常嚴緊的本分的男人。所以在和同志一塊飲酒時，他們極力要證明自己的有見識，並且還要賺一班人的敬重呢。

「好個滑稽的腳色！」酒店老板帶朝諷的說着：「你假使有事情的人，為什麼還不去辦公呢？怎麼不去盡你職？」

「怎麼我不去盡職，先生。」馬耳朶夫接着說，只是向着拉斯科納夫這邊說，彷彿是他問那句話般的：「為什麼我不去

盡職？我想到自己是個不中用的癩坯，我的心不難過嗎？一月前，拉比綏夫先生他敲打我的妻，我醉臥着，我不難過麼？原恕點朋友，你會做過這種事……唔……沒望地向人借貸沒有？」

「做過的。但怎樣叫「沒望地」呢？」

「「沒望地」的意義，是當你早曉得借貸是不會成功的時候。譬如說罷，你是早就明白這個人，這個最受人欽敬足為模範的紳民，但他無論怎樣不借給你；我問你，他什麼理由要給你呢？他曉得我是借而不還的。因為憐惜嗎？與現代思潮同進的拉比綏夫先生，他說明科學自身近來是不許有憐惜的，英格蘭如今就是這樣，那邊有的是政治經濟學。我且問你一聲，爲什麼他應該把錢給我呢？可是我雖曉得他不借給我，我卻仍往他那裏鑽，但……」

「那你爲什麼還要去？」拉斯科納夫驕說着。

「哦，一個人沒有辦法，毫無去處的當兒，那末他就得找個地方去。因有時人必須尋個地方去鑽呀！我的小女孩當她拿着那張黃花照（妓女執照）出去時，我便也得走……（因我的小女孩有一張黃花照）」他驕入了這幾句，並露出一種忸怩的神情瞧着青年。「這沒多大關係，先生，這沒多大關係呀！」他又匆遽地說下去，並露出十分鎮靜的情緒，那時櫃臺旁的兩個小招待，甚至酒店老板也都笑了起來——「這不打緊，我決不會給他們的譏侮所搖惑的，這事的祕密既已大家知曉，那末一切的事都已公開了。我稍自卑，卻不是侮，承認了。去它的吧！去它的吧！「你看這個人」！恕我吧，青年，你……不，更着力的說你不是要說或者敢說，我是一條猪仔不會？」

青年不說什麼。

「哦，」這位辯說家看見屋內笑聲沉靜了，又復開着話匣了，但稍稍加增了他的嚴肅態度。「哦，去它的吧，我就算一條猪仔，但我的小女孩到是一個體面的太太呢！我雖不很像樣，但茄里伊夫亞我的妻到是個有智識的人，並且是一個軍官的女兒呢。我就使是一個流氓，她到是一個有好心腸的女人呢，有情感，有知識的。不過……唔，只要她能對我好好的，先生呀！你沒知人們至少須有人好好待他才對！但是茄里伊夫亞，她雖寬宏，卻很自私……這，我雖曉得，當她抓我頭髮時，是由於愛憐才那樣的——我不必諱說，她抓我的頭髮，青年」四面又起了一陣笑聲，於是他又嚴肅說了——「是的，老天，假使她有一回。」

……不，這不是徒然的！說是多說的不僅一回，我也就滿意了，不僅一回，她是表同情我了，不過……我的命運生就如此，天付給我一個賤坯！

『真不錯呢！』酒店老板欠着伸插着馬耳朵，於是用手指敲着桌子。

『我的命運生就如此！你知道吧，先生，你知道吧，她的鞭我給賣掉拿去喝酒了？不是鞋子——這很有禮的，是她的鞭，她的鞭我賣掉喝酒啦！她的恩戈拉羊毛披肩我也賣掉去喝酒啦，這是人家送給她的，當然是她的所有，不是我的囉！我倆合作一間很冷的房屋，這年冬季她着了涼，咯咳而又吐血啦。我有三個小兒子，茄里伊夫亞她一天到晚勤勞着，洗滌，刷擦，洗孩子，老是如此，她自幼就要清潔的。但她胸部欠強，似有肺病的現象，這點我很清楚的。我酒喝得勁愈覺着。因此我也落得去狂喝了。我得在酒中找同情和慰藉呀……我貪酒，我也就更受苦了！』他說完便埋首桌上，好似不堪回首般的。

『青年，』他又起來了，仍往下說着，『我由你面上觀察，似乎看出你的情緒不寧。你來時我便注意到這點了，因此，我才來同你談談。我的一生既向你說了，並不是爲供給旁人做譏笑的資料，他們早已知道些了，我要找一個有情感有智識的朋友。那麼，我的妻既進過貴族女子高級學校，出校時，她也曾在名流官紳面前跳過圍巾舞。她還得了個金牌和一張名譽獎狀呢。那金牌嗎……已經賣了——賣了，唔……那名譽獎狀還留在她的衣箱內，前些時，她曾給女房東看過。她雖和女房東不很和睦，但她卻願將過去的快樂和榮譽告訴人家。我不會也不必苛求她，她所留下的唯一物事聊以憶起往事罷了，其他的，所有早已不存影蹤了。哦，她沈毅，自矜，看去是有着志氣的，她會擦地，只吃黑麵包，但決不受人家的奚落的。因此，拉比緩夫對她的那次行暴，就看得很重，所以她受一頓打後，她使高臥着，因太傷了她的心了，她從未挨過敲罵呀。我娶她時，她是寡婦，有三個孩子。她和第一個男人很有愛情（他是個軍隊官長），所以脫離她父親跟他遠走了。她很愛他的男人，但他迷戀於賭博，真責累累，不久就死了。他從前常打她，她也回打過（這點我可有證明的）但現在她還拖着眼淚，常常說他好，這雖在想像中，我也快樂呢！她以爲自己是已經快樂過了的……他死了，遺下三個小孩子，在一個很遠的地方，其時我正在那兒，她被遺棄在絕望的貧困中，我雖見過許多盛衰興亡的事，但我不能形容她的困苦。親戚不理她。因她太驕矜了……先生，那時我是個獨身者，前妻只留下一個十四歲的女孩，我不忍看她那樣的受苦，便向她求婚了。你想她如此困難，又是受過教育的，

出身高貴的女人，她竟允許和我結婚了。哭着，嘆着，拔手，她竟嫁我！實在她窮無所之了！你懂嗎，先生，須知無路可走時，那是怎麼一件事，你還沒有明白呢……差不多一年多了，我負責地說，老實說，不會和它接觸過了。」（手指着酒壺）「我有的情感，但我不能給她開心，以後我的飯碗失了，不是因為自己有過失，實在由於裁員，於是我便和它握手了……一年半前，流浪困苦，不消說，我們看見在這個大都市，有許多的紀念物來裝飾。我就在這兒找到一個職業……但不久我又失業。你知道？這回卻是我自己的過失了，我把職業失了，我的弱點發見了……我們如今住在魏塞爾家的一個房間，我們依什麼度日，用什麼付房金，我不好說了。除了我倆外，還有許多人同住著。污穢紊亂，全像一所棲流所……唔……我前妻所生的女兒年紀大了；我的女兒小時在家時，受後娘的虐待情形，我不必說了。因為茄里伊夫亞她雖豁達，性質卻剛強，容易發怒……是的。不必再說吧！不必說，梭娜沒受教育是當然了。前四年，我自己教過她地理和歷史，但我自己對於那些功課也不很懂呢，而且也沒可用的課本，我們的書是怎樣的呢……唔，現在已找不到了，所以不久教讀的工作便停了。記得是在波斯的塞爾斯那一課停的。她漸漸長大，也讀了好些小說，最近她讀着從拉比綏夫那裏借來的一本書，很感興趣，利斯的生理學書——你看過麼？——她有時會從那書裏擇一二段傳述給我們呢！她所受的知識就是這點。如此我可以再向你說，先生，我將問你一句：你覺得一個忠厚的姑娘，勞力的工作可以得到厚酬嗎？她一天難得有十五個戈璧，假使她是忠厚的而無其他技能的，也不肯把工作丟了！此外，羅多略公爵——你曉得他麼——到現在他尚沒把他替他打的那件襯衣的工錢給她呢，而且對她很無禮，腳踢，口罵，聲說襯衣打的不好。小孩子還要餓肚……茄里伊夫亞往來踱着，鬢着手，頰部發紅，那種病總是如此的。「你住在這邊，」她說着，「你要吃要喝，舒服得很，但不來做一點事情嗎？」她自己有許多東西吃，小孩子卻已三天沒有嘗到一塊麵包皮了！我在牀上躺着……唔，這沒有什麼關係，我醉躺着，我聽見女兒梭娜說話（她是個溫柔的人，聲音婉轉……頭髮美麗，蒼白的瘦削的臉頰）她說道：「茄里伊夫亞，我真的要去幹那些事不成！有一個品行不好的婦人弗梭納，巡警很熱的，她有幾次要從女房東那邊找她。「爲什麼不去幹？」茄里伊夫亞譏諷地說着，「你是寶貝似的，要十分的當心的。」但不必責備她，不必責備她，先生，她說話的時候，情形已經不很好，她給病魔和一般小孩的哭聲弄發急了；這些話比其他什麼還刺她的心哩……因爲茄里伊夫亞的品性就這樣，當小孩哭了，即使爲餓，她也要去敲他們的。六點鐘時，我見了梭娜起來

了，她包着頭巾，披上肩巾，走出了房，大約九點鐘時候，她才回來。她一直走到茄里伊夫亞前面，一語不發把三十個盧布放在她前面的桌邊。並且連瞧也沒瞧她一眼，她只拿着我們的大的碧綠色的緞布肩巾，裹着她頭部，臉朝着牆壁躺着；她的小小的肩和身體只是在顫抖……我還是和先前一樣在那邊臥着。我見了青年，我看見茄里伊夫亞，一聲不響地走到梭娜的牀面前；她跪着吻着梭娜的腿不起來，她倆擁抱着熟睡了……一同睡，一同睡……是的……我自己……仍神志模糊的躺着呀。」

馬耳朶夫突然停住，好像他的聲音澀了似的。他匆匆把酒杯斟滿，喝了下去，潤潤喉嚨。

「從此以後，先生，」他停一停後才往下說着——「從此以後，因爲一件不幸的遭逢且由於惡人的報告——在這一件事中多由弗梭納做的，她說受了虐待——從此以後，我的女兒梭菲娜（梭娜）便被強迫地領了張黃執照，自此她便和我們分離了。因我們的房東太太魏塞爾不高興聽見那件事，（她先前雖曾幫助弗梭納）拉比緩夫他也是的……哦……他和茄里伊夫亞之間的一切糾紛，都是爲着梭娜呀。以前，他要和梭娜接近，後來忽然又看不起她了；他說：「一個受過高尚教育如我的人，怎能和那種女子同住在那房裏？」茄里伊夫亞替她辯爭……事情就是如此發生的。如今夜間梭娜回到我們這邊來了，她安慰茄里伊夫亞並極力幫助她一些錢……她在勞富成衣匠家租一間房，勞富是一個跛足的，牙齒生得極不整齊，他的家人多是如此的。他的妻也是翹牙的。他們全住在一間房，但是梭娜她自己有一房間，不通的……唔……是的……貧窮的，大都裂牙的……我早晨起身，穿上破衣，對天默禱，要赴拉維梯那老爺那邊去。拉維梯老爺，你曉得他不很知道吧？他是忠心上帝的一個人，他是神……主的面前的油燭，正如油燭在融化呢……他聽我講的故事，眼已惺忪了。「馬耳朶夫你已一回違負我的盼望了……我再寬許你一回吧——這是他講的：「牢記着，」他說，「如今你走吧。」我吻着他腳上的泥——實際上，我並沒吻只是內心如此，因他不會讓我那樣呀。他是政客，也是一個有着近代政治的頭腦的人。我回家後，當我說我已重行供職，且有薪水拿時，呵哨，一切均呈活躍了……」

馬耳朶夫在極度的興奮中又戛然停了。其時一羣酗酒者從街上跑進來，手琴的音調，小孩唱的「哈孟雷德」的爆發的尖聲，在店門口都聽見，屋內充滿了喧雜。酒店老板和招待忙着招雇新客。馬耳朶夫卻不關心這些，仍在說他的話。他已身

體力弱了，但他越醉越愛說話。想起他新近得到職業的成功，他是另外一個人了，而且真的滿面充滿光焰。拉斯科納夫聽得很出神。

「那是五個星期前吧，先生。是的……茄里伊夫亞和梭娜一聽見這事，以為我是上了天堂般的。從前總是如此：她當我是個畜生，一天到晚除了詬罵外沒什麼了。如今她們小心之至，叫小孩子不許鬧。『你的爸爸羅凡芝在公署做事倦了，他在睡呢！』我去做事前，她們倒咖啡給我，並為我弄乳酪喝！她們開始給我好的乳酪，你明白麼？她們怎樣弄到一套便宜的衣裳錢——十一個盧布，五十個戈璧，我不曉得靴、棉織襯衣——最講究的，一套禮服，她們把一切都變做最時式的，用了十一個半盧布。前一天早上我從公署回來，我看見茄里伊夫亞煮了兩碗菜——鮮湯和紅蘿蔔炒鹽肉——我們從未吃到過。她衣服很少……但她卻把自己扮得花枝招展，像赴人家宴會般的，她沒什麼服飾可裝扮的，只是把頭髮弄的很光滑，戴上一個清潔的領巾，一副袖套，就只有這些，她顯得不同了，她非常年青、美麗。梭娜我的小女現在只幫助一些錢，她說：『我不能常來看望你們。晚上以後也許行，因那時沒人瞧見。』你聽到麼？你聽到麼？飯後我睡了好久，你以為怎樣？我的妻在一週之前，還和我們的房東太太爭吵過，但不久她又請她進來喝咖啡了。她們一塊兒坐着，密談着約有數小時。『羅凡芝現在又有職業了，領着一份薪俸，』她說着，『他自己到老爺那裏，老爺親來見他，別的客人全等着，並握着羅凡芝的手回到他的書房。』你聽到麼？你聽到麼？『自然聽見，』他說，『羅凡芝，我記着你過去的勞績，』他說着，『而且不論你對於那些不良的嗜好，只要你現在答應了，因為我們沒有你來幫忙事情就不成樣子了。』（你聽到麼？你聽到麼？）『就此，』他說着，『我如今相信你的話像一個忠誠的人。』我對你說那些話，都是她編造的，並不僅是由於好誇，並為着矜誇呀！她自己也不相信，她以此求得一點高興，她是這樣的，哪！我不必如此說她，不，我一點也不說她……六天前，我把第一月領的錢——共二十三個盧布，四十個戈璧——給她的時候，她叫我做小寶貝：『小寶貝，』她說，『我的小寶貝。』在無他人的時候，你懂麼？你，你不要以為我不會做一個丈夫的，你能麼……哦！她扭我的面說：『我的小寶貝。』」

馬耳朶夫突然不說了，他要笑，忽然他的下巴搖擗着了。他勉強壓制着。這酒店，這人的落拓的形徑，在柴草船上度了五夜，以及酒壺對於妻小的疼愛，他的聽衆搖惑了。拉斯科納夫留心諦聽，只不過露着一點不愉快。他似乎有點憂慮，走過來了。